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高安陳邦瞻增訂

明臨朐馮琦原編

太倉張溥論正

秦檜主和檜死附

高宗建炎元年六月遣宣義郎傅雱使金軍通問二
帝初黃潛善白遣雱為祈請使又遣太常少卿周望
為通問使俱未行李綱上言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今
日之事正當枕戈嘗膽內修外攘使刑政修而中國
強則二帝不俟迎請而自歸不然雖冠蓋相望卑詞

宋史紀事本末卷七十二

厚禮亦無益今所遣使但當奉表通問二帝致思慕之意可也帝從之遂命綱草表付雱以往且致書於粘沒喝 秋七月丙辰閣門宣贊舍人曹勛以上皇手書至自金時上皇在燕山謂勛曰我夢四日並出此中原爭立之象不知中原之民尚肯推戴康王否因出御衣絹半臂親書其領中曰便可卽眞來救父母又諭勛曰如見康王第言有清中原之策悉舉行之母以我爲念又言藝祖有誓約藏之太廟不殺大臣及言事官違者不祥康王夫人邢氏聞勛南還亦脫所御金環使內侍持付勛曰幸爲我白大王願如

此環得早相見也。勛遂間行至南京，以御衣進，帝泣以示輔臣。勛因建議募死士入海，至金東境，奉上皇由海道歸。黃潛善等難之，出勛於外。冬十月壬辰，以王倫爲朝奉郎、假刑部侍郎，充大金通問使，閣門舍人朱弁副之。倫等至金，見金左副元帥宗維議事。時金方大舉南下，畱倫等不遣。

二年五月，以宇文虛中充金國祈請使。虛中時竄韶州，會詔求使絕域者，虛中應詔，乃復資政殿大學士。充祈請使，稱臣奉表於金。時金人方起兵南侵，已畱王倫、朱弁矣。虛中至金，金人遣虛中、楊可輔、劉海、王貺

宋史紀事本末 卷一百一十二
並歸虛中曰奉命北來祈請二帝二帝未還虛中不可歸遂獨留金國初建制度草創愛虛中有才藝每加官爵虛中卽受之遂與韓昉俱掌制因是知東北之士皆憤恨陷北密以信義結納金人不之覺

三年夏四月起復朝散郎洪皓爲金國通問使時粘沒喝自東平還雲中訛里朶自濱州還燕山帝遣皓移粘沒喝書願去尊號用金正朔比於藩臣時所在盜梗皓艱難百端得達太原留一年遣至雲中粘沒喝迫使仕劉豫皓曰萬里銜命不得奉兩宮南歸力不能磔逆豫忍事之耶留亦死不仕豫亦死不偷生

狗鼠間願就鼎鑊無悔粘沒喝怒將殺之旁校曰此
眞忠臣也日止劍士且爲皓請得流遞冷山 九月
遣直龍圖閣張邵使金武臣楊憲副之邵至濰州接
伴使置酒張樂邵曰二帝北遷邵爲臣子所不忍聽
請止樂至於三四聞者泣下見左監軍撻懶命邵拜
邵曰監軍與邵爲南北朝從臣無相拜禮且以書抵
之曰兵不在強弱在曲直宣和以來我非無兵也帥
臣初開邊隙謀臣復起兵端是以大國能勝之厥後
僞楚僭立羣盜蠡起曾幾何時電掃無餘是天意人
心未厭宋也今大國復裂地以封劉豫窮兵不已曲

有在矣撻懶怒取國書去執邵送密州囚於柞山砦
四年九月金人又迫朱弁仕劉豫且誅之曰此南歸之漸
弁曰豫乃國賊吾嘗恨不食其肉又忍北面臣之乎吾
有死耳金人怒絕其餼遺以困之弁固拒驛門忍饑
待盡誓不爲屈金人亦感動致禮如初久之復欲易
其官弁曰自古兵交使在其間言可從從之不可從
則囚之殺之何必易其官吾官受之本朝有死而已
誓不易以辱吾君也 冬十月辛未秦檜自金歸初
檜從二帝至燕金主以檜賜撻懶爲其任用撻懶信
之及南侵以爲參謀軍事又以爲隨軍轉運使撻懶

攻楚州檜與妻王氏自軍中趨漣水軍自言殺金人
監己者奪舟而來欲赴行在遂航海至越州帝命先
見宰執檜首言如欲天下無事須是南自南北自北
朝士多疑其與何榘孫傅等同被拘執而檜獨還又
自燕至楚二千八百里踰河越海豈無譏訶之者安
得殺監而南就令從軍撻懶金人縱之必質妻屬安
得與王氏偕惟范宗尹及李回二人素與檜善盡破
羣疑力薦其忠檜入對首奏所草與撻懶求和書帝
謂輔臣曰檜朴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旣聞二帝
母后消息又得一佳士也先是朝廷雖數遣使於金

但且守且和而專意與敵解仇息兵則自檜始

紹興元年八月丁亥以秦檜爲尚書右僕射同平章事兼知樞密院事時范宗尹罷相檜欲得其位因揚言曰我有二策可聳動天下或問何不言檜曰今無相不可行也帝聞乃有是命

二年六月秦檜罷時呂頤浩爲左相檜爲右相會桑仲上疏願以所部收復京師乞朝廷舉兵爲聲援頤浩信之屢請出師檜時已有傾頤浩之意因諷人言周宣王內修外攘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於是帝諭頤浩及檜曰頤浩治軍旅檜理庶務如裨蠡

分職可也乃命頤浩都督江淮荆浙諸軍事開府鎮江帝謂給事中程瑀曰頤浩熟於軍事在外總諸將檜在朝廷庶幾內外相應然檜誠實但太執耳瑀對曰如求機警能順旨者極不難得但不誠實則終不可倚帝然之頤浩至常州桑仲已爲霍明所殺前軍將趙延壽復叛遂稱疾不進尋召還行在初胡安國嘗聞游酢論檜人才可方荀文若故力言檜賢於張浚諸人檜入相安國時爲給事中呂頤浩旣還憾檜傾己欲去之問計於席益益曰日爲黨可也今黨魁胡安國在瑣闥宜先去之會頤浩薦朱勝非代己都

督命下安國奏勝非正位冢司值苗劉肆逆貪生苟
容辱逮君父今強敵憑陵叛臣不忌用人得失係國
安危深恐勝非上誤大計帝爲罷都督之命改兼侍
讀安國復持錄黃不下頤浩特命檢正黃龜年書行
安國爭之遂落職提舉仙都觀侍御史江躋左司諫
吳表臣論勝非不可用安國不當責於是與張燾程
瑀胡世將劉一止林待聘樓炤等二十餘人皆坐檜
黨落職檜亦自求去先是起居郎王居正與檜善檜
與居正論天下事甚銳旣相所言皆不酬居正疾其
詭言於帝曰秦檜嘗語臣中國之人惟當著衣啖飯

共圖中興臣時心服其言又自謂爲相數月必聳動天下今爲相設施止是願陛下以臣所言問檜所行及檜求去呂頤浩諷侍御史黃龜年上書劾罷檜遂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江州太平觀龜年又奏論檜徇私欺君合正典刑投諸裔土以禦魑魅章凡三上乃褫檜職仍榜其罪於朝堂示不復用初檜所陳二策欲以河北人還金中原人還劉豫帝曰檜言南人歸南北人歸北朕北人將安歸檜語乃塞至是帝乃召直學士院綦崇禮語以是事及居正所言崇禮卽以帝意載於制詞略曰自檜得權而舉事謂當聳動

於四方逮茲居位以陳謀乃首建明於二策罔燭厥
理殊乖素期播告中外人始知檜之姦 九月壬戌
王倫還自金倫旣被畱久之有商人陳忠密告倫二
帝所在倫遂與朱弁及洪皓以金遺忠潛通倫意由
是兩宮始知帝已卽位先是淵聖自雲中徙燕山始
與太上皇相見居於愍忠寺至是並遷於霽郡霽古
奚國也在燕山北千里旣至居於相府院嗣濮王仲
理等千八百人尚在燕金人計口給食死者甚眾金
粘沒喝使烏陵思謀卽驛見倫語及契丹時事倫曰
海上之盟兩國約爲兄弟萬世無變雲中之役我實

饋師贊厥成功上國之臣嘗欲稱兵南來先大聖惠顧盟好不許厥後舉兵以禍吾國果先大聖意乎況亙古自分南北盍思久遠之謀歸我二帝太母復我土疆使南北赤子無致塗炭亦足以慰先大聖之靈思謀沈思曰君言是也歸當盡達之已而粘沒喝至曰比使來問其意指多不能對思謀傳侍郎語欲議和決非江南情實侍郎自爲此言耳倫曰使事有指不然來何爲哉人定者勝天天定亦能勝人惟元帥察之粘沒喝不答及是粘沒喝忽至館中與倫議和縱之歸報倫至入對言金人情僞甚悉帝優獎之

時方議討劉豫和議中格久之復以潘致堯爲通問使如金附茶藥金幣進兩宮

三年十二月韓肖胄偕金使來帝自卽位屢遣使如金多見拘留而金未嘗遣一介報聘至是粘沒喝使李永壽王翊來請還劉豫之俘及西北士民之在南者且欲畫江以益劉豫與秦檜前議昭合識者益知檜與金人共謀矣殿中侍御史常同言先振國威則和戰常在我若一意議和則和戰常在彼靖康以來分爲兩事可以鑒戒帝因語及武備曰今養兵已二十萬有奇同日未聞二十萬兵而畏人者也帝不聽

復遣樞密都承旨章誼爲金國通問使請還兩宮及河南地

五年夏四月甲子上皇崩於金五國城遺言欲歸葬內地金主亶不許時兵部侍郎司馬朴與奉使朱弁在燕山聞之共議制服弁欲先請朴曰爲臣子聞君父之喪當致其哀尚何請設請而不許奈何遂服斬衰朝夕哭金人義之而不責洪皓在冷山聞之北向泣血遣同使沈珍往燕山建道場於開泰寺作功德疏詞旨悲痛金人亦不之罪五月辛巳遣忠訓郎何薛使金罷中書舍人胡寅寅上疏言女真驚動陵